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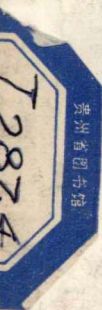
余通化 著

LIANGGE TESHU SHENFEN DE XUESHENG

两

个

特殊身份的学生



余通化 著

两个特殊身份的学生



两个特殊身份的学生

余通化 著

袁银昌 封面

谢 颖 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民主法制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875 字数 27,000

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8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222 定价: 0.20 元

早上，东山顶上的太阳红彤彤的，大路两边的庄稼绿油油的，迎面吹来的晨风轻悠悠的。沈小龙的心呵，比那东山顶上的太阳还红火，比那大路两边的庄稼还舒坦，比那迎面吹来的晨风还轻悠。

他真想唱支歌。

因为今天是开学的日子，沈小龙升上了四年级？才不是哩！开学固然使人高兴，这么长的暑假，该玩的都玩腻了，亲戚家该走的也走遍了，沈小龙确是盼着早日开学；可开学不是沈小龙一个人的事儿，人家也开心，他又有什么特别高兴的呢？瞧这会儿走在沈小龙前前后后的男女学生，哪个脸上不是笑嘻嘻的？

那么，是沈小龙今天穿上了新衬衫、新裤子？哈，更不是了！男孩子可不象女孩子那么欢喜打扮，对沈小龙来说，穿不穿新衣服都无所谓；再说，开学穿新衣服的也不只沈小龙一个啊！

那……究竟什么事儿使他这么开心呢？

嘿，告诉你吧！这学期——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沈小龙的妈妈陈老师，要当沈小龙他们四（甲）班的班主任啦！

昨天晚上，当沈小龙的妈妈把这个消息告诉沈小龙的时候，正趴在桌上，翘着屁股看小人书的沈小龙一下子跳了起来，连小人书掉在地上都顾不得捡，一纵身挂到妈妈的脖子上，娇里娇气地又嚷又笑……

过去，由于妈妈是自己学校的老师，沈小龙就觉得自己与别的同学不一般；现在，妈妈当了自己班的班主任，他能不感到更自豪、更光彩吗！等会儿同班的同学知道了这件事，该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他呢？惊喜？羡慕？祝贺？……哈，有这么一个好妈妈多了不起啊！全班同学都要听妈妈的！

沈小龙想着，跳着；跳着，想着，不一会就跑进了学校。

学校里热闹极了，到处全是嘻嘻哈哈活蹦乱跳的孩子，好象世界上所有的儿童今天全跑到这儿来了似的。要是在过去，沈小龙准得要在校园中玩一会儿，今天可顾不得逗留了，他先要到教室去，看看同班的同学知道他妈妈当了班主任不？

教室里也够热闹的。大伙儿分离了一个暑假，今天又重逢了，感到分外亲热。那些穿得花花绿绿的女同学三个一堆，五个一群，不知在说什么有趣话，银铃般的笑声此起彼伏。男同学表示亲热的方式与女同学不同，他们有的大声嚷着，象吵架似的；有的满教室撵着跑，又跟打架差不多，真滑稽！

一见沈小龙进来，好几个男孩子就呼啦一下围了过来，亲昵地叽叽喳喳：

“沈小龙，怎么才来啊？”

“我们已经玩了好一阵子哩！”

“暑假里到哪儿去玩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沈小龙不知道该回答谁好，只是咧着嘴笑。

这时，一个矮矮胖胖的男孩子挽住沈小龙的胳膊，挺羡慕地说：“沈小龙，你的妈妈当咱们的班主任了，你为啥不早点告诉我？”他叫张方方，是沈小龙顶要好的朋友。

其他同学也嘻嘻哈哈地咋呼起来：

“是啊，为啥不早点让大家知道？”

“还保密啊？”……

沈小龙心里象吹进一阵春风那么舒坦。他觉得大伙儿从来没有这样对他亲热过，自己也仿佛一下

子比别人高出了一头似的。他笑道：

“我也只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，怎么告诉大家呢？”

“去！自己的妈妈当了班主任，你不早知道？”一个同学不相信。

“骗你的是小狗！”沈小龙发誓说。昨晚，沈小龙也曾娇里娇气地嗔怪过妈妈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？妈妈笑着反问他：“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呢？可以让你到处去吹，是不是？”这一说，沈小龙立刻红了脸，伸手去捂妈妈的嘴巴……这些，当然是不能向大家说的。

“冲啊！”外面突然响起一阵呐喊声。一个比沈小龙稍高一点的男孩子旋风一般地冲进了教室，差点把一个站在教室门边的女同学撞倒。

“你没长眼睛吗！”女同学骂了一句。

“你才没长眼睛哩！”那个男孩子回骂了一句，朝女同学扮了个鬼脸，就朝沈小龙他们走拢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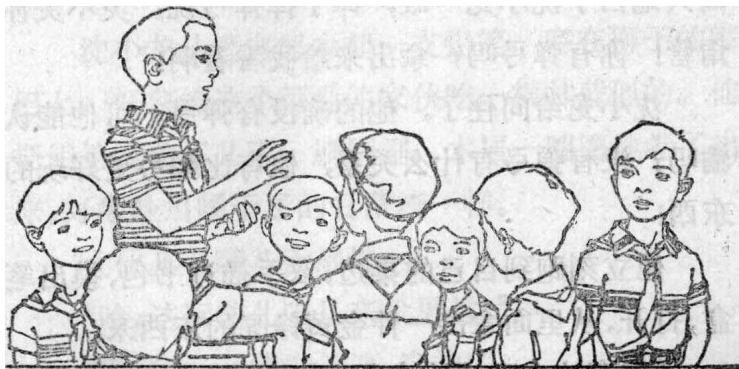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男孩子是班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叫洪大虎，绰号“大王”。因为他的爸爸是公社党委书记。他经常在大伙儿面前吹嘘他爸爸怎么怎么的，好象他爸爸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似的，大伙儿挺看不惯，就给他起了“大王”这个绰号，意思就是吹牛皮大王。

一向邋邋遢遢的“大王”今天却打扮得挺神气：白底蓝条子的海魂衫，深蓝色的西装短裤，如果再戴上一顶海军帽，简直就是一个小海军了。“大王”没有妈妈，他的暑假全在他的外婆家里过的。这套小海军服，当然也是他的外婆替他买的喽。

“你们这么早就到校了啊？”洪大虎笑嘻嘻地向大伙儿招呼。可大家只是笑咪咪地看着他，并没向他说什么。这是因为洪大虎上学期跟这里的好多人都吵过架，大家跟他都不好。

“假期里，我在外婆家可有趣哩——”洪大虎似乎不觉得大家对他的冷淡，仍然笑嘻嘻地说。

“我外婆那儿的西瓜有这么大——”他张开双臂装出抱都抱不过来的样子，嘴里还啧啧地响了几下，好象又吃到了这只西瓜似的。“我外婆待我最好了，



她一个劲地催我：‘大虎，吃，吃！这西瓜是你舅舅自家种的，不花钱。吃，吃啊！’——我会客气吗？当然敞开肚子大吃。乖乖，肚子都吃得胀开了，还没吃掉半只西瓜里的一半……”

“嘻嘻，你没吃得拉肚子吗？”沈小龙觉得“大王”净吹牛，忍不住打断他的话，笑着挖苦了一句。

“哈哈！”

大伙儿都笑起来，洪大虎自己也笑了。这时，他从裤袋里摸出一只橡皮弹弓，高高地举着问大家：

“你们看，这只弹弓做得好不？——是我舅舅替我做的哩！用它弹鸟，再灵活的鸟也逃不脱……”

“这么说来，这只弹弓比解放军叔叔的枪还要灵了？”沈小龙听不下去了，又挖苦了“大王”一句。

洪大虎见沈小龙老是打断他的话，讽刺他，挺不高兴，白了沈小龙一眼，挥了挥弹弓说：“灵不灵你甬管！你有弹弓吗？拿出来给我看看啊！”

沈小龙给问住了，他的确没有弹弓。可他能认输吗？没有弹弓有什么关系，他有比弹弓更好玩的东西！

他立刻跑到自己的桌边，双手插进书包，摸出笔盒，打开，从里面拿出一件金黄铮亮的东西来。

“你有这个吗？”沈小龙也把它高高地举着，报复

似地问洪大虎。

大伙儿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沈小龙的手上。这是一只玩具雄狮：金黄色的鬃毛象闪光的瀑布，从它的颈上披撒到脊背；乌亮亮的眼珠还会一动一动的，好象活的一般。

“狮子！狮子！”大伙儿全都羡慕地叫起来。

洪大虎没有叫，但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这个玩艺儿确实比他的橡皮弹弓更有吸引力。

“哈，我料到你们要说它是狮子的。”沈小龙得意地笑起来，“这是一把卷笔刀哩！”

“卷笔刀？”大伙儿全被他说懵了。

“是卷笔刀。”沈小龙说着在狮子的屁股底下轻轻一扭（大家这才注意到狮子的屁股底下藏着一个小小的开关），啪的一声，狮子的嘴巴张开了。好家伙，里面果然有一把明晃晃的刀片！

沈小龙从笔盒里拿起一支铅笔，塞在狮子的嘴巴上，好象给这个可爱的家伙吃一根甘蔗似的。他把铅笔转动了几下，刷刷刷，木屑一圈圈地卷了出来，好象吐出嚼干了的甘蔗渣一样。

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：

“哈，这玩艺儿咱从来没见过！”

“既能玩，又能卷铅笔，真神！”

“沈小龙，让我也卷一支铅笔好不？”张方方笑着央求。

“好。”沈小龙点点头，张方方是他的好朋友嘛！

张方方立刻兴高采烈地拿了一支铅笔来卷。其他同学全围着张方方，象看变戏法似的，一个个争着也要卷。

“可别弄坏了！”沈小龙虽然有点舍不得，但还是同意了大家的要求。

看着大伙儿一个个轮着卷，洪大虎眼红极了。他终于忍不住，讪讪地向沈小龙央求：

“沈小龙，给我卷一卷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沈小龙回答得挺干脆，还把头抬得高高的。

“我给你弹弓玩……”

“不要！这么难看的弹弓，送给我也不要！”沈小龙故意气气他。

“不肯拉倒！”洪大虎噘着嘴巴说，“我跟爸爸去说……”

洪大虎这句话不过是给自己撑撑门面罢了，他的爸爸不见得会依他。可沈小龙却以为洪大虎又抬出他爸爸来吹了，很厌恶地说：

“你爸爸又怎么啦？数他公社党委书记头大还是

怎的？”

洪大虎火了，瞪起眼珠说：“就头大，怎么着？！你妈妈为啥不是书记呢？！”

“我妈妈是老师！”

“老师大还是书记大？我爸爸到省城开过会，你妈妈开过吗？我爸爸乘过小汽车，你妈妈乘过吗？——乘小汽车多有趣啊，嘟嘟——”洪大虎说着，还装出一副握着方向盘开汽车的样子，好象他不但也乘过小汽车，而且还会开呐！

沈小龙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：“书记也是老师教出来的！你爸爸一生下来就当书记吗？！”

“什么？我爸爸是你妈妈教出来的？”洪大虎故意哈哈怪笑几声，说：“这么说来我爸爸还要听你妈妈的话了？告诉你，你妈妈管不着我爸爸，我爸爸倒可管你妈妈！”

沈小龙气极了，呼哧呼哧出粗气。周围的同学都笑咪咪地看着他们，连狮子卷笔刀都无心玩了。其中一个同学叫起来：

“龙虎斗！龙虎斗又开始了！”

大伙儿“轰”的一下笑起来。上学期，洪大虎和沈小龙常吵架，一个是书记的儿子，一个是老师的儿子；一个是“虎”，一个是“龙”。这两个自以为身份特

殊的人物互不相让，吵得没完没了。

这一嚷，好比火上浇油，两个人脸红脖子粗的，都不甘示弱，几乎要动武了。

“你敢动手吗?!”

“你敢动手吗?!”

“你碰碰我的毫毛看!”

“你碰碰我的毫毛看!”

双方都摆开了马步，捏紧了拳头，一场大战就要爆发了。

二

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沈小龙和洪大虎早就矛盾挺深，要不，怎么一开学就会接上“火”呢！

洪大虎还只是上个学期从他外婆那儿转到这里来念书的。他妈妈上几年病死了，他由外婆养着，一直在外婆身边。本来嘛，他可以在外婆那儿继续念书，可他挺淘气，常常在外面同人家打架，上门告状的人几乎把家里的门槛都踏烂了。可他一点也不怕外婆，因为外婆把他宠惯了。他爸爸见外婆管不了他，只得把他接回到自己身边。

一般的孩子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，总得“老实”几天吧？洪大虎却不。他一插入沈小龙他们这个班，就象一条泥鳅那么滑溜，一点也不怯生，还要恶作剧。比方，人家好端端的一点没犯着他，他却把沙子往人家脖子里撒；用粉笔头在人家的背脊上画乌龟；把乱草、小纸片什么的缠在女孩子的辫梢上……因此，常常把同学惹恼了，而跟他吵得最多的，就是沈

小龙。

洪大虎比沈小龙稍长些，座位刚好在沈小龙的最后一排。不知是洪大虎想自己坐得舒服点呢，还是故意要捉弄捉弄沈小龙，他常常把课桌往前挪，挤得沈小龙没法转身。沈小龙自然不买他的账，立即用背脊使劲往后顶。洪大虎就把课桌猛地往后一拖，弄得沈小龙突然向后一倒，吓了一大跳。

有一次，洪大虎居然在他的课桌前面涂上了一层墨汁，沈小龙的背脊一靠着他的课桌，衣服就脏了一大块。沈小龙火了，先扔了洪大虎的砚台，又跑到班主任那儿去告状。那时班主任是王老师。王老师五十多岁，挺温和，从来不发火。听说，她曾戴过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，现在已得到改正，可她仍然小心翼翼的。当她听说沈小龙受了委屈以后，只是摇摇头叹了口气：“唉，这个洪大虎啊！……”谁知道，她把洪大虎叫到办公室只是说了几句，事情就算完结了。

最使沈小龙生气的是让洪大虎当体育委员这件事了。

班里先前那位体育委员转到外校去了，王老师提议补选一个。补选是不待多说的，没有体育委员怎么行！可王老师竟提名洪大虎，说他体育不错，乒乓打得好。难道乒乓打得好就能当体育委员了？“我

的乒乓也打得不赖，为啥不提我的名？哼！”沈小龙这么想倒不是要当体育委员，而是不服气，他简直怀疑王老师是否在包庇洪大虎了！……

现在，王老师已经调到别的学校去，由沈小龙的妈妈接替班主任。沈小龙顿时觉得可以扬眉吐气了：哼，看洪大虎还敢同我作对吗？！

可是洪大虎还不知道这件事儿，他一到学校就闯到教室来，还没有到办公室去报到注册。

这会儿，两人象一对斗架的公鸡那样对峙着。一个手指快戳到了对方的鼻子，一个唾沫星子已有几点溅着了对方的脸。周围同学见他俩真要干起来，都有点紧张。特别是张方方，他担心沈小龙吃亏，上前拉拉沈小龙说：“算了，等会儿告诉你妈妈去！”

“哼，我才不怕哩，她又不是咱们的班主任！”洪大虎晃了晃脑袋说。

“啊哈，啊哈！”沈小龙立刻狂笑起来，“他说我妈妈不是咱班的班主任，啊哈！——他说我妈妈不是咱班的班主任，啊哈！”

洪大虎傻眼了。

“我妈妈偏偏是咱班的班主任！偏偏要管你这个书记的儿子！气死你！”沈小龙大获全胜，现在再没有与洪大虎对峙的必要了，他从一个同学的手里

要回狮子卷笔刀，拉着张方方的胳膊，神气地走出教室——其实，他也有点怕洪大虎真的动手哩。

洪大虎呆呆地看着沈小龙和张方方出去，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袭上心头。

上学期，陈老师担任他们的唱歌老师。洪大虎不欢喜上唱歌课，常常乘大家张着嘴巴学唱的时候做点小动作。可真奇怪，每次都逃不过陈老师的眼晴。陈老师的本领真大，弹风琴不用看键盘，好象手指头就长着眼睛似的。不看键盘，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学生了。

有一次，洪大虎在沙坑里朝几个女生撒沙子，正巧被巡视到操场的值日教师陈老师看到。陈老师走了过来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严肃地看着洪大虎。洪大虎一接触陈老师的目光就觉得浑身不自在，胸口怦怦发跳。

现在，这么厉害的老师当了班主任，洪大虎怎能一点不担心呢？况且沈小龙跟他又不好。当然，只要自己规规矩矩，陈老师能把他怎样呢？可是，他自己也不相信今后能一直规规矩矩到底，象个泥菩萨一样，怎么受得了啊！……

“大虎！——大虎！”一个和洪大虎差不多高的男孩子从外面跑来，见洪大虎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，诧